****第十六回 喜宴翻作修罗场 锦匣幻出逍遥宫****  
  
且说双龙奋力相持，本领不相上下，真乃是棋逢敌手难藏幸，将遇良才好用功。但见：  
: j3 i/ I) L( R9 Z6 s, y1 t  
阴云蔽日，杀气漫空。一对南山猛虎，两条北海苍龙。龙怒时头角峥嵘，虎斗处爪牙狞恶。爪牙狞恶，似银钩不离锦毛团；头角峥嵘，如铜叶振摇金色树。这个恨不得气吞九霄云汉，那个恨不得掀翻九曲黄河。天王见了也躬身，地煞遇时须拱手。  
  
双龙苦战一日，兀自不肯罢手，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突闻一声长唳，一个怪物掠到山前，展翅斜飞，飕的打个转身，将双龙分开。那怪物原是一个九头虫，长得：  
6 [4 \_3 B; ]/ I, e( W1 i  
观其形象十分恶，见此身模怕杀人。毛羽铺锦，团身结絮。方圆有丈二规模，长短似鼋鼍样致。两只脚尖利如钩，九个头攒环一处。展开翅极善飞扬，纵大鹏无他力气；发起声远振天涯，比仙鹤还能高唳。眼多闪灼幌金光，气傲不同凡鸟类。9 s" i3 |# y\* X) I\* c" A, H0 u  
9 o5 ]9 z6 U, c& a" m5 \  
飞龙见父亲来了，慌忙落下云头，化为人形，拜伏在地。那公子也停手不斗。须臾，万圣宫主也急奔而来，喘息不定，只叫“我儿可曾伤着否？”见飞龙无恙，方才放心。, S& ~& j: s, {+ |- s: w  
$ v  x6 W8 E: |  
那驸马、宫主便不住眼地上下打探公子，看那公子生得果然不俗。正是：& }4 r9 ~  u/ P' y1 B  
  
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，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，仪表似天神。有出人英武，凌云志气，资禀聪明。+ v3 I\* {! }: k2 w8 o$ T% X, |  
  
那宫主便款款施礼道：“公子一表人才，好俊身手，请问尊驾姓甚名谁？家乡何处？住在那里？”  
  
那公子只得回礼，开口言道：“小生是天尽头斯哈哩国人氏，乃是西红海龙王第三子也。小生生性好动，无事闲游，误来此处唐突，万忘恕罪！”  
! }2 K- s1 r( V3 d) m  
宫主喜道：“公子原来恁般有来历，本领又奢遮，如不弃丑陋，情愿把小女配与郎君执箕帚。”! F5 k3 I\* [9 X2 p  
  
飞龙听了，羞红了脸，站起来就走。宫主一把拉住，按在身旁坐下，说：“不许跑。”把个飞龙郡主羞的无地自容，坐又不是，走又不能。宫主又叫了声“公子”，说道：“你大概没甚么推辞罢？”8 Y: W0 ~0 R/ B4 J) Z5 F' V- P  
  
这公子听宫主如此一说，赶紧站起，连连的摆手说：“夫人，这事断断不可！”8 V: q/ d% ]8 y0 ~$ z' V( H4 r  
  
宫主道：“哦，不可？想是你嫌我这女儿丑？”7 T+ \" ^7 \_, D) N0 F, g  
; e9 [\* A( E0 Q8 s  H6 E0 T  
公子道：“非也！贵郡主是何等的天人相貌，那里还说到得个‘丑’字？不为此！”  
  
宫主道：“既不为此，想来是你嫌我这碧波谭龙宫穷？家里没根基？”, K1 w8 M+ |7 m8 A' Q  
% O. S$ A1 |; {6 I# M  
公子道：“更非也。贵宫的气象，可是没根基的人家做得出来的？不为此！不为此！”  
  
宫主道：“你这话我听出来了，莫非是你已经定下亲事了？”  
  
公子倒也实诚，摇头道：“不曾，不曾，我并不曾定下亲事。”5 u# F  h! m: P. W' u  
  
宫主笑道：“既不曾定亲，问着你，你这也‘飞也’，那也‘飞也’，尽着飞来飞去，可把我飞晕了。倒是你自己说说罢！”$ b! B% \+ R  A: P" W. N# a  
  
公子虽道：“郡主既然有此才貌，武艺精通，匹配于已，我心岂不动情？惟今一身难以自主。倘应允了，父王母后不准从，岂非爽约于他，后有闻风声，实令人一番笑话道谈，故已一心虑着此，只是不敢允从！”8 g+ k+ m! E3 x3 [! i! k  
  
当时激恼得飞龙粉面泛出桃花，宫主却冷笑一声：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只有成的理，没有破的理。你以为可，也是这样定了；你以为不可，也是这样定了！你可知些进退？”" h! a# F1 f; o1 \_  h  
  
公子方硬着头皮道：“这事断断不可！”那九头驸马已然大怒，迎风一幌，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，张开口如血盆相似，把公子一口咬着衣领，半拖半扯，扶摇直上，直拽到天上去。公子吃了大惊，只得哀求饶命，自愿允从此姻事。九头驸马只作不理，公子又见飞龙郡主在下方怒目不语，情急中只得大呼：“郡主，休得作弄，诈作袖手旁观，要救下小生。”  
2 K, M+ V) O9 s& F% N' W" r2 V/ V  
飞龙怒曰：“公子看奴甚轻，几番开导，不见允从，奴已心灰了，汝另觅别人救解，奴是不多管的。”  
, t7 \( w0 i% F5 ]) \  
急得公子大呼：“郡主，小生允从汝姻约，求救一救！”郡主这才求驸马放下公子。  
  
公子大悦，曰：“多得郡主救解，待我禀过父王，改日回来再谢。”  
\* I/ h2 z9 \5 I  S% i  
说罢，公子抽身要走，却被宫主拦住：“且慢，你这一走，教我等哪方去寻？需是留下个证见方好。我见你们二人交换了龙珠，不妨即以此为信物。待到二人完姻，那时同在一处，这两颗珠儿不分彼此，你二人都有裨益，岂不甚好？”. N# A6 }2 h6 i\* E  
  
公子只得允诺。宫主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下月二十八日乃是定日。红鸾天喜对照，天月德合，正是周堂，吉期大可，望禀明尊父母，即日在我宫中完姻，不识贤婿意下如何？”公子唯唯遵命而已，告辞而去，飞龙送至谷口而别。  
, a7 P! A/ d1 T! p  
一去十数日后，公子遣个媒人到宫中送帖子，纳下聘礼。驸马宫主欢喜受了，自要下人准备郡主喜事，铺设婚房妆奁，预备合卺宴席，服饰、器用俱要富丽堂皇。  
9 \7 d( t3 o0 g  
不觉乐了三四日，正值廿八日佳辰，飞龙郡主早早匀粉调脂，修眉理鬓，妆点齐整，换上凤冠霞披，喜孜孜静坐专等。  
  
那龙王龙婆，龙子龙孙，随着宫主驸马，都在水晶宫谈笑。真个是花团锦簇！只见肆筵设席，迎门设六曲围屏，垂几重绣幕，屏开孔雀，幕展东风。极其华美，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0 \_$ [  k& |3 E: ^, [% b" w8 s/ H  
1 E9 i9 q$ a$ V0 W" g8 K8 J" T  
结彩悬花气象新，麝兰香霭衬重茵。8 \6 ]$ X1 O' F1 c5 S  
屏间孔雀千年瑞，色映笑容万谷春。" m  z0 o$ U: w6 I  Y# X  
9 y\* s: l) \6 H: f  
桌儿上又摆列名花，安排宝鼎，当中摆着迎门盅儿。说不尽那醁酒频斟，琥珀光摇金灿烂；琼卮高挹，葡萄香泛碧琉璃。  
  
等候良久，驸马远远望见公子骑着辟水兽，带领脚夫一行五六十人，都挑着大担彩礼前来。驸马看罢，不觉心喜。  
  
只见公子同众人行至宫门，见驸马等人俱在立候，慌忙下骑，迎上前去。驸马笑道：“小女不才，自上月比武招亲，幸遇贤婿，想是心愿已足。现下各项事俱已完备。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合卺之宴，不要错过时辰。”  
  
驸马又见公子身后一矮子头陀，相貌古怪，前来行礼，遂问公子曰：“此位是谁？”- S9 p  R0 U4 A9 R7 e  
  
公子曰：“此是小生师父者行孙也。”  
  
驸马忙致委曲曰：“久仰仙名，未曾拜识，今幸降临，殊慰夙昔。”者行孙亦称拜谢毕，彼此逊让，进得宫门。便听得大吹大擂，弦管嘈杂，两挂千头百子旺鞭放得振地价响，吱喽喽两扇宫门大开，花灯鼓乐一队队进去。一众脚夫亦俱衬上帐来。6 ~0 }& p; ~$ a5 [! O' o2 U) L  
  @( n1 ?$ S+ H  ?. e  
驸马与公子诸人行礼毕，者行孙命左右：“抬上礼来。”0 g: @' R. ?. `' z3 C0 ^! G/ @  
  
驸马方才接礼单看完，只见一个晦气脸脚夫暗将信香取出，忙将抬盒内大炮燃著。一声炮响，恍若地塌山崩。  
  
驸马吃了一惊，及至看时，只见脚夫一拥而前，各取出暗藏兵器，杀上殿来。  
" w& O3 r, Z0 E6 O# F  
驸马措手不及，只得往後就跑。龙王与龙子龙孙见势不谐，也往後逃走。却迎面撞着者行孙，从耳中取出根铁棒，只一下，把个老龙头打得稀烂。可怜血溅潭中红水泛，尸飘浪上败鳞浮！% Q8 Q- @0 V: \. A  
8 i7 Z- y/ g8 j+ ~3 g8 a  
又有个长嘴脚夫手起处，钯头着重，把个龙子夹脑连头一钯筑了九个窟窿，只见四下里喊杀声震天。众脚夫一拥上前，枪刀乱扎，把个龙孙剁成几断肉饼，唬得那虾兵蟹将各各逃命。7 M  |2 ^$ {3 d  Y$ T0 A% G0 a  
  
那驸马见不停当，来不及取月牙铲，刚要现本象逃生，却被者行孙将臂膊上毫毛，尽皆拔下，入口嚼烂，喷出千百个小猴，当时拖倒驸马。者行孙变得三头六臂，飞身跳在驸马背上，使戒刀望颈项上连挥数下，不觉得把九个头斩下。  
/ x/ C$ |4 Q% H9 |, d  
那万圣宫主既悲且痛，要报丈夫之仇，举宝剑来砍者行孙，却被长嘴脚夫绕到后面，着背一钯，也筑倒在地。  
  
飞龙郡主正在后宫静坐，忽然听得前殿一阵大乱，正诧异间，侍女花奴跌跌撞撞跑过来，啼哭道：“祸事了！那西海孽龙带人杀进宫来，把王上、驸马、娘娘皆尽杀死了！”  
  
飞龙不听还可，一听之下魂飞天外，大叫一声，跌在地上，哀哭不止。花奴忙忙扶起飞龙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哀痛之时，那孽龙马上要杀到此处，待婢子去抵挡他一阵，小姐赶紧逃命方好！”说罢，头也不回，一直去了。1 ^( e. b4 `4 y0 w  
  
那飞龙方振作精神，此时寝宫外呐喊声已响作一片，又有人大叫：“细细搜寻，不要失了佛宝！”, N; h9 y( P& k) Q  T# i3 b  
  
飞龙眼见逃不出去，宫里又安不得身，心里发慌，灵机一动，想起父母曾说过自己降生时之异事，提过有难时可开锦匣躲避，疾忙从书架上取下装天书的锦匣。打开一瞧，咄咄怪事，匣中的小匣竟自己开了，飞龙摇身一变，变得蝼蚁般大小，钻入其中。+ X. Y9 |: ], g( T" t  
  
只听得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。飞龙从匣眼里偷眼看时，那孽龙冤家引着四五十人，拿把火把，各到处照，内中有个长嘴大脸汉子，又有个晦气脸汉子，飞龙暗想：“奇怪，这两人我好像哪里见过的？”一时却想不明白。  
  
但见那夥人去房前屋后搜遍，恨不得翻过砖来。那长嘴大脸汉子举着火把道：“此处有个锦匣，怕不是装着佛宝？”伸手便要硬拆匣子。飞龙暗思：“我命休矣！”  
& v) n+ ^1 @  Q! U& V4 g  
却听得有人喊：“在这里了！”长嘴大脸汉子弃了锦匣，跑将过去看时，只见晦气脸汉子从橱柜间挂着底浪荡灯铁片儿上取出个浑金匣子来，众人打开看时，霞光万道，彩气千条，正是那祭赛国金光寺舍利子。3 v2 }, }- Q0 @4 U/ A$ ?. |7 Z  
8 l0 U" e9 ^" u8 K& M) w9 d  
众人喜道：“佛宝有了，灵芝也取了，却不知那郡主哪里去了？”  
  
那孽龙道：“既已得了宝贝，扫净妖贼，随他去罢，一个女子到得哪里？且去找些引火物来，将此处烧作白地，叫他无巢穴安身，也就罢了。”飞龙听得，暗地里切齿深恨。2 }5 Y+ X- I; }% ?  
  
那长嘴大脸汉子一发行凶，将那几处门上，都积了干柴，前前后后，一齐发火，把个水晶宫烧做个火晶宫，众人驾祥光云雾，径直走了。% f+ e1 g1 x! M. S# e; \_  
/ y# @+ U& l! R  ?: [6 m$ `( A3 r- Y  
好火！但见：黑烟漠漠，红焰腾腾，起初时，灼灼金蛇；次后来，威威血马，把飞龙唬得魄散魂飞，走头无路。说来奇怪，这火势虽大，这锦匣却一似被辟火罩罩住的，半点火星也飞不过来。只见前后火光大发，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，透壁金光照耀，锦匣安然无事。  
\* f4 [0 y- e' x! ^  
飞龙叹道：“感念护佑！但这仇如何报得？”正在闷恼，神气烦困，在黑暗中稍坐，忽有异香满前，两个螺髻女童，环珮叮当，来立于前，齐齐躬身，打个稽首，告道：“郡主小姐请移莲步，我家主人有请。”4 i6 l1 r  l2 Y  Y4 L9 ^; o' u  
6 |$ @; @# I! e' R# }+ X  
飞龙惊异，看那女童时，朱颊绿发，皓齿明眸，飘飘不染尘埃，耿耿天仙风韵。便开言问道：“女童何来？你家主人问是何位？”  
  
那女童道：“郡主不须垂问，到彼当知。”郡主道：“往将那里去的？”女童道：“便是无远，只此中数十步之地。”郡主道：“不曾拜识，如何敢去？”那女童道：“郡主今日落难，专等我家主人救济。如何不去？”4 d" d\* D# W, W6 q1 L  
  
郡主被他说中心事，便起身随女童去。女童前引，飞龙只为随后。迤逦行了半里来路。飞龙道：“却不作怪，这锦匣里，能有得多少大？到行了许多路。”  
" J) S4 N  v\* x& R; L; z  
转过一座子墙角门，女童道：“郡主请从此间进来。”  
  
飞龙跟入角门来。看时，星月满天，香风拂拂，四下里都是琼林瑶草。又行过几步，听得潺潺的涧水响。看他前面时，一座青石桥，两边都是朱栏杆。岸上栽种奇花异草，夭桃修竹。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，从石洞里去。1 W( m+ M' R; v% Z  
+ o\* v7 T% q# b/ }! K& i  
过的桥，入的棂星门，抬头看，一所大宫殿，但见：金钉朱户，碧瓦雕檐，红泥墙壁，翠霭楼台。正是柱飞龙盘，淡淡祥光笼瑞彩；帘卷虾须，团团皓月悬紫绮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便是人间帝王宫。飞龙见了诧异，心思道：“如此穷山深谷，不意有此琼宫贝阙。”心内倒生惊恐疑惑，不敢动步。' j9 ?3 ^" G\* ^% f1 ?7 B  
  
女童催促，请郡主行。一引，引入门内，无非是丹墀曲廊，朱红亭柱，都挂着绣帘，正中一所大殿，殿上灯烛荧煌。女童从龙墀内，一步引到月台上。听得殿上阶前，又有几个青衣女娘迎道：“主人有请。郡主请进来。”郡主到得殿上，不觉肌肤寒粟，毛发竦然。青衣入帘内告禀。  
2 l! x: n0 F# x4 c  
俄倾，侍女数十人，簇拥着一位道姑出来。郡主舒眼看时，道姑如何打扮？但见：  t/ R7 O" o+ T0 ?& Q  W9 x\* i  
% R5 {+ @5 R3 B8 e( {  
面有重颐，鼻如悬胆。双眸熠熠，光华动若春星；两耳耽耽，洁白弯如新月。骨相端严，雍雍乎闺中懿范；神姿秀逸，飘飘然林下清风。身穿白鹤降绡衣，脚着有棱黄葛履。都猜道有似半老的萧娘，谁知是真个长生的仙姥。  
\* T. e, t/ N- g# A$ T3 Y+ p' W% B  
那道姑口中说道：“请郡主到此。”命女童献茶。茶毕，郡主便问：“不知仙姥何方神圣？”  
  
那道姑笑道：“是你也不认得我了。你降生之时有难，是我解救。今日又到此处，乃是前世修来的缘法也。”  
) F+ e( ]- C( U\* t$ \_: H  
郡主听了，忙忙插烛也似拜下四拜，眼中流下血泪，道：“感念仙姥两次救命恩德，奴家没齿难忘。奴家今日遭逢惨变，家破人亡，此仇深入骨髓。仙姥若能教得奴家报仇，奴家粉身碎骨，也要报此大恩！”) G% {0 U" h- T, M- J9 X' w/ B  
  G7 X' [6 k3 Q1 l6 C7 h. n  
道姑忙忙扶起郡主道：“郡主不必如此。你那仇家，连我也不能奈何于他。你道为何？原是你母亲万圣宫主盗取了佛宝舍利与王母仙草，养在宫中，却不意惊动了那东梁女国国主。那东梁国主任他的夫君唐玄奘为大将军，素有扫平海内之志。前日灭了祭赛国，那唐玄奘便让手下大将孙悟空、猪悟能、沙悟净三个，设计把那舍利夺回。那与你比武的孽龙，真身乃是西海龙王玉龙三太子，后来当了唐玄奘的坐骑。尔等一家皆中了计策而不自知，实在可怜！”3 H6 D$ N7 n% f0 ^5 t  
; ]: k6 H1 s5 P8 \_. x  
飞龙听得，方恍然大悟，便问：“那孽龙的本事我已知道了，敢问那孙悟空、猪悟能、沙悟净的本事如何？”! F5 n6 o5 Y" P) \_2 \_3 J! l  
  
道姑道：“那猪悟能、沙悟净与我也差不多儿。”  
$ V! B8 J, f" S: d\* s1 a  i  L  
飞龙又问：“那个孙悟空比仙姥如何？”7 g; C( \_3 N' S" Q% c  
6 M" e4 W3 ^1 C4 s' F! h% w' ?6 p  
道姑吐舌道：“不敢说！那孙悟空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！他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，上方二十八宿、九曜星官、十二元辰、五卿四相、东西星斗、南北二神、五岳四渎、普天神将，也不曾惹得他过。只除我那个主人，方才胜得他过。”  
  
飞龙听了，再拜于地，哭道：“求仙姥引见尊主，为奴家报仇。”, D9 z" y/ P& ^3 e8 U) R7 O2 r  
  
道姑也还拜，道：“郡主不需多礼。眼前眼见得有一段奇巧缘分在此哩。”' f: d) V$ [. y" }  
  
飞龙诧异道：“奴家大仇未报，怎谈得上缘分之事？”\* \_6 T! o9 O. g6 ]. |6 Q/ v9 n- v  
: ~( a2 n/ g9 j+ C: S) A" M+ J  
道姑道：“郡主不知，汝前身是大罗金仙，因尘缘谪降，为宫主之女，恰与我家主人有缘，享富贵荣华之盛，悉耳目心志之娱，福禄无疆，未来终得大果。现有七宝车在此，你且上去，我替你引见主人。”: T$ v$ @; {) z  C  
; W$ K/ }. v  `- Z1 l  
飞龙应诺，遂与仙姑同为登车，揽辔而坐。但见霎时登空，绣幢宝盖，飘飘扬扬，行走如飞。前面绣旗引路，鼓乐喧阗，十分热闹，行过那里。一路行来，又见一个石头牌坊，玲珑剔透，上面横书斗大的三个金字：“朝圣宫”。复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金碧辉煌。又到不上几步，忽见前面别一洞天，宫门高耸，殿阁巍峨，十分华丽，总是球宫贝阙，琼楼玉榭。转过两层，便是一道垂花门。进了门，只见两傍游廊，层栏曲槛，中间白石函子，种着许多仙草奇花，幽香沁入心髓。  
# |( N4 s' p$ t  
陪来的紫衣于是命落下轿来。只见珠帘响处，走出许多美丽侍娥来，笑容可掬，争道：“郡主请进宫，慢慢的朝见陛下罢。”; X8 t  i/ W! t& C  
9 n: [; h) T  {; r" N' j# o0 b  
道姑答应着，扶出轿车道：“郡主暂为休息，待陛下出来拜见罢。”& k# x, ?; |/ f; s9 F6 b$ `5 p+ a  
  
于是飞龙同道姑下了车，走进宫中。但见曲榭雕窗，耀人眼目，锦茵绣毯，翠幕朱屏，迥非世间所有。侍娥们先将引枕、靠背挪好了，让飞龙坐定，遂又捧上香茶，摆上酒果肴膳，真是玛瑙盘上珊瑚杯，琥珀盒里水晶果，尽是上品美味，都不知何名，但觉香美异常。& q/ v, }+ v  w9 M  
  
刚用过果肴之类，道姑便告退。紫衣使者又前来禀告道：“陛下请郡主到殿上相会呢。”  
8 I2 d7 P+ B( O- s6 ?  
郡主便起身，随紫衣到前面看时，殿宇雄伟，正是：祥云迷龙墀，瑞气罩凤砌。金碧灿烂，灯烛玲珑。当中殿上，坐着一位王者，但见丰神俊秀，仪表非凡，玉簪珠履，锦袍乡袄。珍珠帘卷，风羽扇天，净鞭三声，文武两班，威仪肃肃，趋走济济。  J9 {: P2 C% |  
$ f\* w2 k' C9 \_( Q# [  
飞龙立在丹墀下，将行四拜礼。王者令紫衣止道：“家人相见，不须拘礼，教寡人躬受不得，难为了，也罢。”只亲自下阶躬迎，赐锦墩坐下。  
  
献茶毕，王者开言道：“寡人乃是西天逍遥自在王是也。郡主的惨事我已尽知了。寡人德薄势孤，竟不能使郡主安所，为他人侮弄危逼，寡人之过也。”  
  
郡主谢道：“大王神灵所及，百神慑伏，敢何有于奴家？”% I- @. P4 U1 n- u% F5 Y  
1 s5 i0 L# [3 K# X\* ^4 g. D  g! c  
逍遥王开言道：“今日郡主到此，即与寡人有缘。且先饮三杯机缘酒，寡人自当为郡主出力。”  
. @- X0 e( `  N4 \_0 \  
紫衣女又执着奇花金瓶，捧酒过来，斟在玉杯内。一个女童替执玉杯来劝，飞龙复仇心切，毫不推辞，接过杯，饮了一杯，顿觉芬芳馥郁，如甘露洒心，醍醐灌顶。又有一个为首的青衣，斟一杯酒来劝，飞龙又饮而尽酌。逍遥王教再劝一杯，女童再斟一杯酒过来劝飞龙，飞龙又饮了。共饮过三杯，飞龙便觉道春色微醺。  
' c2 u9 M  h6 B6 u/ T/ D- c  
逍遥王便道：“我欲要收郡主为徒，使你日后得报亲仇。不知郡主意下何如？”6 P8 b2 U8 v4 G) ?: |6 ?0 M4 x6 N  
+ s  R; R% L5 b9 k) H  
飞龙立时拜伏于地，磕头道：“师父之德，天高地厚！求师父传我本事。我不报此仇，无面目见父母兄弟于九泉之下！”, X7 z3 Q- l5 j3 A3 \_1 c) i  
  
逍遥王喜道：“今日我便收你为女徒。但学艺为时尚早，你还有俗事未完，亦需经历一番魔炼。可速速回去，自有再会之期矣。”便令紫衣女急送郡主回去。/ c' M; w& s! x9 \_  
4 T5 O# i' h( ^0 N5 c9 L  
飞龙便谢了师父，跟随紫衣，下得殿庭来。出得棂星门，送至石阶边，紫衣叮嘱道：“未来尚有数种灾劫，方得重会，切不可分毫懈怠。郡主现有亲人罹难，可速去金光塔援救。”+ o8 |' t# m- A, h  
+ B+ T  s$ S1 h  v- v- d  
飞龙谢过，方才下九级宝阶，忽然跌倒在地，大叫一声，便是南柯一梦。; g1 ?" n1 f9 l. Q8 B5 \8 W- q6 }  
1 J6 F/ E0 B& H; ]! j7 A  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